荊川先生右編

右編目錄

卷三十七

兵一

乞罷刺陝西義勇 上英宗 司馬光

論呂公著所陳利害并罷保甲 上哲宗 司馬光

乞盡罷諸處保甲 上哲宗 司馬光

兵論

論鄉兵 上孝宗 楊萬里

養兵

論益兵困民 上仁宗 范鎮

論養兵 上神宗 呂大忠

論冗兵之費 上神宗 陳襄

論養兵之費 上孝宗 陳傅良

屯戍

息戍 上仁宗 尹洙

四屯駐兵 上孝宗 葉適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兵一

論向戌去兵　子罕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

林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乞立虎符疏　杜詩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請用虎符發兵上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加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兵議　宋太宗時上　田錫

一令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

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邴吉問曰誰可爲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請今宰臣以下各舉堪爲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門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充國既爲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以是言之昔充國爲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軍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畧

或賜以陣圖俘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
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與文武將及令素
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邺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
爲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爲將軍市之
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
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令則誰敢效
古散家財賞士卒去者嗇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
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

近侯伯亦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爲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自己無腹心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爲狄之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詢訪行之

一令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懼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

戸口增倍又張堪爲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爲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今之禦戎更在悅取軍情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戍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洒掃裁縫之隷其次揀中新招到

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
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令充節員所貴
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爲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
者即乞別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
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
塔廟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
不致其死力若是破敵必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令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
或復一障亭與其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
條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

十六立賞也

一令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分召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據兵書言之取曾習韜鈐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强弓過人能斬虜搴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鉤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趫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一令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二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臣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

恢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候利用貨令圖者後恢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臣謀議中書或守相商量悔目前獨斷之明詳令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令之禦戎無先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爲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

知以募能往絕域鬬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爲儆備趙充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爲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賞納未足之間卽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行行擔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

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爲陛下治兵昔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宅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爲賣嬰爲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則量取爲用未諭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爲國之謀則不足奉身之謀則有餘何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

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服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已上條奏[illegible]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卿士詢于芻蕘凡百臣寮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為陛下言之得不為陛下憂之今戎

主一姥而巳用黠虜爲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雖在前所籌數事而已若將狄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以匈奴間諜於西番漢家未斷其右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歉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災而能禦災今陛下聖德合天三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祗奉睿旨俾陳方略昧於

時事思慮不精然於狂愚庶或可采

兵制

宋仁宗時上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強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

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

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
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
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
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
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也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
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
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
尺寸之地之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
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
必敗兵潰於外民潰於內失所以爲守也守方面者

異於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亟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兵論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

臣請言斂之之說蓋斂之之說古之爲斂者處其一今之爲斂者處其三何謂一蓋

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幷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一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

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推理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夫與

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爲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爲馭衆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此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

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予虛

為存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存實役而無餉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則病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終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令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術之徒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為亂教而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存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時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

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兵權下　　宋　葉適

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其爲兵

商人主假然欲開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爲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商爲常是以天下未知兵而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爲天下之大禍也平居無事常言兵計其衆可襲其城可攻其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其吾以何道應之其將其爲良可以反間以離之可用死士以剌之其兵亂可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其處葭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其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爲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

來降或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爲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亟進益取敵地以自爲守因此觀兵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按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使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苦搽雨雪凍餓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諭譬恥慣激嗔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

午道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illegible]若沛[illegible]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爲之其或已在親要備參關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踈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荅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眞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

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有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為奇言而言兵為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為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為奇者也雖然臣有發於此而亦切以為賀焉何者天下士能

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淡然不與衆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何如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横斂不急征則兵

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鬬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今世爲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爲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少

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請置親兵　宋仁宗時上　韓琦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亡歿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歿者並斬

論夜開宮門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遣寶

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開物情駭異以爲非
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
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
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
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
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
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
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斬將
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宮
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

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
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
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
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
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
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偽然後覆
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
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
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
而擅開門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不親

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選小臣宿衞議　　　　呂大鈞

宋神宗時宮邸教授呂大鈞上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衞備廁揖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賛旋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衞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illegible]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illegible]

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備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臣名猶多出於宿衞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旣以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問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

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

之臣以備顧問非其人也尤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官亦儲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二三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椽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

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為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論揀禁軍　宋神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

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疾病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糧給從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甚張此屬無恟不安亦無能爲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向去無以復駕馭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顧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也而虛爲之防水

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
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
國家竭天下之財養育兵士本欲備邊陲今淮南非
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
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
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
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
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爽已放
闕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獻敵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
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也昔有

也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
減充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
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
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設冗兵
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近臣茲舉
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論親兵專掌宿衛　宋高宗時上　胡安國

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
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
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

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部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鋭士宿衞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誅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克宿衞此豈尊君强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

論衞兵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

臣聞兵以强弱多寡爲輕重常使內重而外輕則王室尊而諸夏安矣昔楚漢相距于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勢如提衡然未知所軒輕也高帝始得蕭何張良又得陳平猶以爲未足又得韓信屬之以數十萬之兵戰勝攻取無不如意然後天下之勢其重在漢項氏已衰漢業未成昔之躡足而封者已據千里之地漢雖滅楚而輕重之勢又變矣故信之王高帝之所深憂也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

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遯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況强弱多寡相什百耶故臣愚願增其數使與外兵略相當而又去資格私昵之弊搜求傑特取其才智之優於諸將者命以爲帥無事則歸宿衛有事

統之以出戰力飽而氣不挫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宜無不勝矣如是則人主雖不將兵其與親御六軍何異既以增重朝廷之勢而又使諸將望風知懼艱難之際有所稱麾不敢首鼠自營爲一身計此亦今日之急務也

論用宗子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强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

若親戚爲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爲私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芘本根强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强既與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藩異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

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與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之人皆疎屬卑秩不近幾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並力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

事粥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强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强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開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内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値寇攘往往罹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粥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内又安兵革不用而又與契丹講

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廂禁軍弓手土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廵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大供役有兵廵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閲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蠧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趣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辨於除而已

外也夫與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先生他
固中人之所甯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
其非也何者爲不知向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
念今之所由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
不作亂以至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
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
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恵以疲
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
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

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論私役衛兵　元成宗　鄭介夫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耳以今徵古而古者爲數甚多立名甚繁今之名數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外饔曰饔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曰服曰司裘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

學士今之阿察赤也曰閽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優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剌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以此紛至沓來爭先競進不問賢愚不分階級不擇人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叙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

不戢何有窮巳夫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直禁庭也
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
者十無二三是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
薛也冒奉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爲欺罔之甚者
安而行之不以爲意今各色怯薛除近行人外其餘
投入者但知怯薛官排子頭爲徒長歲時餽遺朝夕
跟隨給假還家去來原路所請糧草分要過半四怯
薛輪當三日例閑九日而三日之內未嘗執役但早
晚詣各門下見面呈身而已富者財力一判便當[illegible]
別里哥早得名分貧者苟焉棲身以閃[illegible]

慢下莫甚於此今一人歲支糧十石表裹段疋草馬
草料或三年四年散鈔一百三十錠以有用之財養
此無用之人實於朝廷有損無益諸王公主例皆如
此進身既易爲弊滋多愚臣不肖於名正宮位下與
剌赤身役三年于茲稔知其弊嘗切自笑每歲朝廷
支糧給衣以養我輩何補於國哉今江北江南富家
巨室夤緣而至者不計其數縱賄揮金略不愛惜鞍
馬騎從有似貴遊或以坐子爲家或取樂人爲妾似
此之流大傷風化究其所因自韓光甫以說謊出入
於脫火伯之門不及半年便除杭州府判人爭羨慕

謂投當怯薛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扇惑富豪之民妄生奔競之心皆其有以召之也近覩朝省有嚴行分揀之令私竊自喜遭遇聖朝行此善政雖被斥逐實所甘心豈謂各官頭目顧爲私謀不恤大體其勢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雖國家得省一名之虛費而各官未免失一戶之供給取辦於公而歸利於私宜其百端阻當也今遽改前令停罷分揀固見聖德之寬容然以爲不當分揀則宜拒絕於聞奏之初如以爲必合分揀豈宜變易於已准之後王言如絲渙號猶汗使既出而可以復反百姓觀瞻不可掩也傳世

謂之何哉如速古兒赤博兒赤溫都赤亦爲上
昔寶赤玉烈赤阿察赤火兒赤禿赤等職員皆君側
必用之人所不可少者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
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闕方許
選補則人心自無過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如必闍
赤一項今省部臺院諸司庶府所用椽史吏貼無非
天子之必闍赤各執所役已有定員不必又贅此虛
名也如怯憐口除蒙古人外若漢兒皆是有戶百姓
今就民間當差足矣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
何爲更分彼我今正宮位下怯憐口有總管府所管

戶計又有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
乃百姓避役投充以希望糧草賞賜耳若將見在[illegible]
目收作投下戶計各令還家辦課通隷位下總管府
管領既免朝廷供給之虛費又可省[illegible]
利也如與剌赤一項各庫錢帛已設庫官六員又有
庫子司吏人等即是與剌赤之名足可任出入收支
之責何須重復濫設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薛[illegible]
已終喪猶擁虛語衛例供給費破不貲務之[illegible]
出無名所宜盡行放散使之各務本業如准所[illegible]
之自可免分揀之多事也每歲國家省糧數[illegible]

段子數千萬疋歲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百姓亦免鹽折草之料官省其勞民受其利無爲而得矣既有職役定員則挾貲投入者無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無此國家無窮之休子孫萬世之利也

乞募陝西義勇　韓琦

宋英宗治平元年右僕射韓琦上

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巳後廢不能

初此是
不願
圖利

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時　司馬光

臣近日巳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時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

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户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强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强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繫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産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

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丧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惻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

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

秦[illegible][illegible]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繼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内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illegible][illegible]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

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鬭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㖃噪眞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實[illegible]

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此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家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蚤賜寢罷則一方幸甚

乞罷刺陝西義勇 宋英宗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軍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議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

軍政令將帥不材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或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言

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剌克正軍出屯邊境牓備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募賞暨剌面之後軍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唯桑麻耒耜

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麤
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唯自喪其
身更兼掣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
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
勞兼田產已空無所歸復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
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
為後乘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
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
不令戍邊而民皆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詭言互相驚
憂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

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從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
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人[illegible]有
益於國亦無所固執此其有害無益顯然明白且近在
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
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
兵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
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

論呂公著所陳利害宜并罷保甲　司馬光

宋哲宗時上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

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相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言為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而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朝廷既知其為害於民無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

乞盡罷諸處保甲　宋哲宗時上　司馬光

臣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

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内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搔擾蠶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刼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種耘耔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歛無窮貲產耗竭無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帝寖知其弊申敕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幷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聽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

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塡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

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鬬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敕邊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安靜疆埸然則此保甲保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幸賴社稷之靈適值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羣盜三冲乘保馬諸處行刼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斫射廝傷提幹孫文巡尉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亂之源漸不可長光

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懽呼鼓舞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農即乞令逐縣以戶馬數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蔭本戶田二頃與免二稅輕者與免若干頃畝稅及下戶諸般

科役本戶田不足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佐試武藝高强者充若見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更乞議優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

依舊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克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然希少

兵論論鄉兵　宋孝宗時上　楊萬里

臣聞討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

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

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
議者見燕人顛什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
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
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
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
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
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
縣不識官吏者而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
而春熙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
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

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内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

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遷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導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

追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

廣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强也鬬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旣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

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論益兵困民　宋仁宗時上　范鎮

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盤旋山後召不敢赴深恐邊臣緣此張皇更請益兵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而羣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年矣廟堂議臣邊鄙謀將中外狃習安爲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懇懇而不能已也今

勇三十萬爲稍近古禁兵三十餘萬皆仰縣官就三十餘萬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爲驍壯者之累是驍壯者不可不揀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驍壯者不揀練則兵殆老弱怯懦者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養以殆兵衞不自愛之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也臣切計慮契丹新主嗣立遂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就使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待蕃漢懷服其勢不五七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揀練驍

壯抑去老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寇至必勝之道也古人請三萬兵橫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衆重之以高城深池惴惴常恐不足者殆將相不任責也陛下誠能專責將相委以經略非特邊鄙無事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願勅大臣平章如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必有萬一之補

論養兵　呂大忠

宋神宗元豐二年河北路轉運判官呂大忠上

臣聞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

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弊終爲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處之無法朘削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無所用之況不能勝者哉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養兵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illegible]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爲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塞不毛之地日耗

貴直之粟歲勞輓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彊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邪爲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寨户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户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是求聞取備於内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

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將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壁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士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討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事欲望聖慈試以臣言參酌邊臣許其極論是非覆奏如以為非則是邊臣欺罔陛下終不能銷

天下腹心之患或以爲是則願陛下不憚一時之勞盡講遺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蘇矣臣無狀奉使以輓饋爲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爲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容緘默以自取容也

論冗兵之費　宋神宗　陳襄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

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況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爲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强不在衆今若選揀精得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爲不足矣

論養兵之費　陳傅良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知桂陽軍陳傅良撰進劄子曰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歛不惟奉行不以爲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一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者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畢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之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咸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遠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令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令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

養武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允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若饑露當此勞苦

最易撫摩臣愚以爲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
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
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
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
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亨其
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息戍　宋仁宗時上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
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
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

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叚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師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則也圖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費

致亦不過彼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常給頃年奏
背為[illegible]寔[illegible]我虜饑我必濟師借[illegible]尚[illegible]
中國未戰[illegible]下可不慮民救[illegible]
二百人中有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illegible]
民君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邊郡有鄉兵之
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衛敵料京兆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資其
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
雜役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
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嘗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

有宋有專不何能為

之盡罷京師禁旅偏裨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厲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四屯駐兵　宋孝宗時上　葉適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剏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潰莫制閫外無制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

傚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雖制御於內其亢
驕蹇矜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
也糜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
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
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
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踈俊趣之一旦殺帥卷
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
者盡戞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痼贅則非特北方不
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

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爲之而使朝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蓋積[illegible]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illegible]消耗新[illegible][illegible]

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
豉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
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
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
吾之多財兵强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
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
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責富貴之
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
為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

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鬭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强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請嚴軍法　宋仁宗時上　文彦博

臣伏見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及置獄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苟幸生之路稍慣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帥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illegible]北

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行長斬之以什伍之長
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
可謂黷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峻
法不知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僻避大敵
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
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
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
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
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
何以御人哉

論閱武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取兵於民最爲近古計戶簽軍乃國家之良法亡宋弛於軍政用錢雇軍以有限之國儲供無窮之職役遂至兵盡國亡而不可救此可鑒之覆轍也國家自車書大同之後誠偃武修文之時既未尚文又不事武文武兩失非計之得也夫治不可恃安不可忘天命靡常難保其長如一日廟堂之上習於安娛轅門之中恬於豢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一旦走檄傳警以弱將冗兵投之敵前小出則小挫大衆則大北何異驅市人而置之死地耶昔之爲元

即爲萬戶爲千戶鎮撫者皆是披荆棘冒矢石身經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報之以此職名也今子孫承廕不爲降肴是不忘其父而恵及其子固見朝廷之厚徳然承廕者例皆弱冠乳臭之子着衣喫飯之外他無能焉忝賴世肴驟膺異擢若再有軍功則以何爵賞之夫兵凶器也戰危地也豈可使不歴事之小兒以當一面之重任哉兼向出於海防者今皆無軍可管虛擔営敕牌面子孫亦復承襲尤爲冗濫可盡減併也畢人自混一以來久不知兵昔之善戰者壯而老老而死所餘今無幾矣都城之下禁衛軍卒每歲

屬替應役倏來倏往互換代名甫諳兵事又復還家
蠹習游惰之夫豈識戰爲何事外路鎮守者不閑兵
革不習騎射升斗之糧不了供給浚波焉買賣謀生
爲糊口贍家之計况各處軍官頭目不思分鎮軍戶
乃國家之士卒而以該管軍人爲榜已之丁夫或令
報役私門或遣營運遠方上失備禦之謀下奪農商
之利雖名爲軍實與百姓等耳似此之徒使之臨敵
制勝惟有束手就擒雖千百不足以當一二也昔唐
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庭諭之曰邊境少安則逸
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

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寇來則爲汝將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夫穿築之事自有民役唐立租庸調法每丁歲役二旬者謂此耳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廕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夫將不在多兵不在衆若訓練之精蒐閱之勤將爲勇將兵皆勝兵孰有當其鋒者此事似緩而實急長計遠慮者所宜究心也

歐半山公筆

論軍器　　曾孝寬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待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宮唯精於道者爲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胄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

深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
職苟或自度不足以舉事則亦豈敢嘗試其器械必
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論其制
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
之愚慮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
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
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賫送往
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
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
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事得

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令乃以其悉心弁
智之所爲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
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皆謂其志慮
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爲倒置此屬既多出於
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
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憚令又使有以
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爲輕而又非所以崇堂陛
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
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
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𨻶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

乞教車戰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馳突也以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用

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笐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衞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

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體制簡而轉運遠
眞與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
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
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傍亞行五人
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
內則牌偃弓弩閒發以射之既過近則弓弩退後鎗
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
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
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
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

欲爲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濶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營壘嚴爲節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師太原製戰車冒以狻猊用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亦

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睿覽乞降付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須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　李綱

宋高宗建炎間上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數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

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郡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做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務習水者為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用濟渡會合擒

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乍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朔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於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令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上銅馬式表　馬援

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馬援討交阯好騎善別名馬于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上之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
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
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
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
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
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
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
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
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

右訪聞蕃渾羊馬多在渾河川恐迴戎心更來侵掠回鶻未退尤須備邊朝廷比來所乏最在戎馬因此收市深得事機宜收壯馬令入東　保無散失臣等商量望委劉沔誘諭蕃人緣回鶻常有意劫奪恐蕃人作主不得應堪服衣甲壯馬並與收市其以太原見貯戶部物充價如市收得後旋送樓煩監收管諸道若有欠闕即量賜與如蒙允許望付翰林賜劉沔詔處分未審

乞括買馬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　　李綱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贏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没北邊之馬又皆爲虜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若必是上戸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

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師倦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違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尚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

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閫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論拒馬法　　虞允文

宋高宗紹興間秘書丞虞允文上奏

臣伏覩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爲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

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

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人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訌內阻日有岌岌之憂況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荊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爲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盡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

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荊鄂之兵爲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伏乞睿察

論馬政狀　元成帝時上　鄭介夫

狀曰古今立國未嘗忽於馬政蓋以邊庭守戰之備馬不可缺而車輦出入百官擁從及檄書交馳郵傳迭發尤不可一日無也國朝開基以來以牧放爲俗牛馬之孳遍滿谷野生長草地不假豢飼之勞隨意所用初取院中是以出兵行師所向無前皆資馬之

力也近年偃武之餘用馬日少故於馬政不復介心
占者給價換馬已非良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弊政
且南北之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
於北者則不禁其熱隨其土產之宜而用之可也若
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又兼
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禦敵易於鞭策
畜於私家者飽以芻豆勤於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
已瘦弱無力况當矢石之衝何濟於用朝廷失於計
畫苟且目前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
曰和買何異白奪且刷馬之政出於一時其時隣敵

交攻疆土燬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耳堂堂天朝不宜蹈襲亡國之遺轍也兼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間之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今民間皆畏憚不敢養馬延以歲月民馬已耗萬一國家急欲用馬何從而得宜及閑暇早爲之謀可也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玄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效也今國家之地數倍於唐水草美處盡在版圖之中

[illegible]宜牧之地各設收馬監官給牝馬選[illegible]
牧馬之權重之以職任優之以俸祿責之以[illegible]
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向來家自為牧衣食之[illegible]皆
仰於此取其餘而用之猶且不竭況今以全盛之國
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舊俗而行之亦[illegible]何
必以剝馬為政徒結怨於民間也

荊川先生右編三十七卷終